

民族問題譯叢叢書

---

# 消滅各民族間事实上的不平等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民族問題譯叢叢書

# 消滅各民族間事实上的不平等

(以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民族历史為實例的研究)

[苏联]斯·依·雅庫波夫斯卡娅著

民族問題譯叢編譯室譯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一九五五年·北京

# 消滅各民族間事实上的不平等

\*

〔苏联〕斯·依·雅庫波夫斯卡婭著

民族問題譯叢編譯室譯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出版

財政部稅務總局印刷廠印刷

\*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内部參考・非賣品

## 目 錄

|   |                                                 |   |
|---|-------------------------------------------------|---|
| 一 | 革命前中亞細亞和土查赫斯坦各族經濟和文化落後的歷史原因                     | 一 |
| 二 |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解放意義                                 | 二 |
| 三 | 中亞細亞民族國家劃界的歷史意義                                 | 六 |
| 四 |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在完成克服中亞細亞和土查赫斯坦<br>各族人民落後現象的任務中所取得的成就 | 六 |
| 五 |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和消滅各民族事實上不平等的歷史任務的完成                  | 七 |

本文的目的，在於簡單地介紹一下在蘇維埃制度下解決消滅各民族間事實上不平等現象這一歷史任務的幾個主要階段。試以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族的歷史為例來對這幾個階段加以分析。我們不要求而且也不可能要求一篇文章來對一個論題加以詳盡無遺的研究。但是，由於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著作實在缺乏，所以，即使這樣一個一般的介紹對讀者也可能是有益的。

爲了更清楚地瞭解曾經給了我國各族以真正自由和事實上平等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解放的、全世界歷史的意義，爲了闡明蘇維埃社會制度較其他任何社會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必須預先，那怕是簡短地說明一下处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夜的沙皇俄國各族的地位，特別是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族的地位。

## 一 革命前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族經

### 濟和文化落後的歷史原因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前，沙皇俄國是一個發展程度居於中等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家知道，就工業的發展速度來說，俄國從一八六〇年就已超過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二十世紀初，沙皇俄國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這時，俄國的工業已達到了高度的集中。

但是，這一點也沒有改變社會主義革命前夜沙皇俄國的情況，它仍舊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俄國帝國主義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即封建農奴制殘餘在其中還影響很大的帝國主義。這些殘餘的保存大大地阻礙了俄國經濟的發展。然而，本質上反革命的俄國資產階級，爲了維護自己與沙皇制度和地主階級的勾結和壓迫與剝削我國各族人民，却不來進行消滅這些殘餘的鬥爭。這些族的人民遭受了沙皇制度和沙皇俄國各個統治階級的殘酷掠奪。沙皇俄國成了一切壓迫——包括民族壓迫在內——的策源地。

沙皇制度和沙皇俄國的統治階級，不顧我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背叛和出賣了我們

的國家，把我們國家引上了變為外國帝國主義半殖民地的道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這一現象也明顯地表現在沙皇俄國各民族地區中。

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產生了一種消滅各民族閉關自守和孤立性的客觀趨勢，即各族之間經濟和文化互相接近的趨勢。自然，這種趨勢在俄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表露得特別明顯。俄國各民族地區是由於它們與中部地區有千絲萬縷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聯繫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這就具備了在走在前面的俄國中央地區的支持下大力發展各民族區生產力的客觀前提。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族之間經濟和文化互相接近的客觀趨勢，却與暴力的、帝國主義的兼併方式，與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壓迫制度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沙皇俄國統治階級的政策，就是為了千方百計地阻碍各民族區生產力的發展，因為他們把民族區看成是殖民地殘酷剝削的對象。

遭受双重壓迫的民族邊區的各族人民，处境非常淒慘。沙皇俄國時期，很多民族地區的好些族，在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方面非常落後。這一點從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的例子裏可以明顯地看到。

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地區的經濟，是俄國中央地區經濟的附屬品，它只能給中央地區提供些原料和農產品。

這些地方的社會分工很不發達，城市人口的稀少也就說明了這一點。例如，據一九二六年統計，烏茲別克斯坦有五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總共才五個：塔什干（三十二萬三千一百一十三人），撒馬爾汗（十萬零五千一百零六人），納曼干（七萬三千六百四十人），安吉然（七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科塘德（六萬九千三百二十四人）。●。塔什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材料在這一方面是更能說明問題的。事實上，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塔什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根本沒有城市。兩個較大的村莊（Кундук）烏拉秋別村和邱沙姆別村，總共才不過五千多人，罕提村有二千人，其他的村莊還不到二百人。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工人階級的民族幹部，人數更少。

一九〇八年的調查材料証明，俄羅斯各省無產階級的人數，約佔沙皇俄國統計中的工廠工人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烏克蘭工人的人數，佔無產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六，波蘭佔百分之十二以上，而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約佔百分之四●。這些材料是很一般性的，因為它沒有反映出工人階級的民族成分，也沒有提供出專門關於民族區，即後來在蘇維埃制

●『一九二六年全蘇人口調查中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調查材料』，一九二七年撒馬爾汗版，第十七表。

●普·依·梁士琴科：『蘇聯國民經濟史』，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五七七頁。



度下形成爲民族蘇維埃國家的民族區的材料。當然，使我們特別不能滿意的是：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的材料只是概括地引用來的。可惜，我們現在還沒有關於沙皇俄國各民族區工人階級的人數及其民族成分的更精確的材料。

在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個族中，本族的工業無產階級幹部數量很少，但是，如果肯定說完全沒有這樣的幹部那就錯了，毫無疑問，早在革命以前時期，在這些族中間就已出現了無產階級幹部。俄羅斯資本家把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看成是自己的殖民地，因此，他們不得不在这裏建立一些工業企業，主要來進行原料的初步加工。例如，在現在的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一九一三年共有五百六十四個企業，其中有一百九十九個企業進行籽棉的初步加工，三十九個企業進行生絲的加工，一百四十五個企業進行食品的加工<sup>①</sup>。在革命前的烏茲別克斯坦，連一個機器製造工廠，一個紡織廠也沒有，有幾個很不發達的開採礦藏和石油的企業，都把持在外國資本家的手中。

在革命前的年代裏，烏茲別克斯坦的工人不超過一萬八千人，其中絕大多數在淨棉和食品企業中工作<sup>②</sup>。烏茲別克工人的人數佔土耳其斯坦邊區工人總人數（二萬零九百二

① 烏茲別克斯坦的生產力一 參考資料，一九二七年塔什干版，第五頁。  
② 同上。

十五人)的百分之六十點七●。在現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絕大多數企業，當時都屬於俄羅斯資本家所有。

既已形成的烏茲別克地方資產階級的活動，主要帶有貿易和中介人的性質。在革命以前，烏茲別克資產階級建立了許多像布哈拉霍德日也夫和阿拉波夫羊皮貿易公司那樣的大規模的貿易企業。同時也出現了相當多的像塔什干沙里雅格奇製油廠和邱梁赫德日也夫製革廠這樣的地方資產階級的企業；瓦季雅也夫兄弟的公司就擁有數十家淨棉工廠。烏茲別克資產階級成了沙皇制度的可靠支柱和協同沙皇俄國統治階級掠奪烏茲別克人民的積極夥伴。本質上反革命而又向沙皇制度卑躬屈節的烏茲別克資產階級，當時却想在已形成了的烏茲別克資產階級民族中充當領導的角色。烏茲別克資產階級建立了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組織，其目的在於使烏茲別克人民與其同盟者和朋友俄羅斯工人階級斷絕關係。大家知道，在準備和進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烏茲別克資產階級的這些反革命的民族主義組織，竟公開地起來反對革命，它們企圖使烏茲別克斯坦脫離蘇維埃俄國，並把烏茲別克斯坦變為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再晚些加入了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各民族區（阿什哈巴德、馬雷、察爾釗和塔沙烏茲），在革命前實際上完全沒有工業的。到一九一四年，在爲數不多幾個小企業中工作的有二千零二十九人<sup>①</sup>，而且，當地居民在工人中佔的百分比還非常小。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資本家開始勘察卡查赫斯坦的礦藏。於是出現了第一批主要爲俄羅斯資本家所有的礦井和鑄造工廠（波波夫工廠、梁多夫工廠、得洛夫工廠、卡薩特金工廠、梯特大工廠等等）。有一部分蘊藏量豐富的礦產地，在革命前已被外國資本（如烏斯賓的銅礦、斯巴斯克的熔銅廠、卡拉干達的煤礦、里捷爾的企業）所佔有。大部分蘊藏量豐富的礦產地還完全沒有開採。在革命以前，卡查赫斯坦只建立了幾個農業原料初步加工的企業（採毛廠、皮革廠等等）和農產品初步加工的企業（製油廠、啤酒釀造廠、製麵廠、製粉廠等等）。所有這些企業都是小型的半手工業方式的。到二十世紀初，在卡查赫斯坦和基爾吉茲工廠中作工的工人，共計八千二百人<sup>②</sup>。也有一些卡查赫人參加了修築裏海以東的西伯利亞鐵路。

① 『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圖解』，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版。  
② 普·依·梁士琴科：『蘇聯國民經濟史』，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九四頁。

在革命以前，卡查赫的工人階級才僅僅開始形成。卡查赫工人的处境与烏茲別克、土爾克明尼亞和中亞細亞其他的工人处境一樣，都非常淒慘。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企業的工作日，通常都延續到十二至十四小時，而勞動工資都特別低微。卡查赫工人受着俄羅斯的和外國的資本家以及卡查赫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卡查赫資產階級主要起着中介作用，它是沙皇制度和俄羅斯資本家掠奪卡查赫勞動人民的幫兇。在沙皇制度面前搖尾乞憐的卡查赫資產階級，妄想在必開始形成的卡查赫資產階級民族中間居領導地位。因此，早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就出現了卡查赫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組織『阿拉什』（Алаш）這個人所公認的反革命角色，並不是偶然的。

約·維·斯大林在分析某些族从沙皇時代繼承下來的經濟和文化的落後性時強調指出：在這些族中間工業無產階級的幹部很少，有時可以說完全沒有。可見，在革命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並不是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族中的主要階級。

在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境內佔統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制度。同時，这种制度由於宗法氏族制度殘餘的存在而更加複雜化了。宗法氏族制度殘餘所起的作用因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各地區而有所不同。這些殘餘在土爾克明尼亞、南塔什干斯坦、卡查赫斯坦各避牧區顯得最為猖狂，在烏茲別克斯坦則少些。在土爾克明尼亞和南塔什干斯坦，直到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保留有依氏族而分的區域劃分；同時，还保留着有充分权利氏族和沒有充分权利氏族、「純种」氏族和「不純种」氏族的劃分。在革命以前，卡查赫斯坦各游牧區的氏族不僅有單純名義上的意義，而且有一定社会經濟的意義。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經濟上和政治上最爲發達的烏茲別克斯坦雖然还保留有氏族傳統的名稱，但氏族的劃分事實上早已不存在了。

絕大多數烏茲別克人（百分之九十多）都从事農業，大部分烏茲別克居民住在鄉村。小的鄉村趨向於成爲地方經濟中心的大鄉村。自然，氏族殘餘也就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社会制度中保留下來，並且这些殘餘常常掩蓋封建剝削者对農民<sup>①</sup>的殘酷剝削。这些殘餘的不良影响特別表現在这一方面，在革命以前，烏茲別克斯坦的廣大人民羣衆，都是封建主、巴依、投机商人殘酷剝削的对象。

烏茲別克鄉村的社会結構非常複雜。參加折半佃制的農民，通常要把總收成的百分之八十交給土地佔有者。於是，所謂負債的奴隸就有了相当數量的增加。巴依常常把土地和耕畜租給貧農，藉此強制他們爲自己工作，用合夥「契約」（回教教規）或「親屬的互

● 指烏茲別克和土爾克明尼亞的農民。

助」來掩蓋這種剝削形式。

在革命以前，資本主義關係在烏茲別克鄉村的發展一開始，就出現了新式的富農剝削者（新的巴依）。使農民淪為負債奴隸並陷於破產的，還有棉花商人。由於烏茲別克斯坦變成了俄國主要的產棉地，棉花的播種面積便迅速地擴大起來。根據農業調查的有關材料，烏茲別克斯坦各縣的棉花種植情況如下：安吉然縣佔播種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五，斯柯別列夫縣佔百分之三十一，納曼干縣佔百分之二十五，阿姆達爾因縣佔百分之十八，卡德庫爾干縣佔百分之十八，賓斯彼克縣佔百分之十七，撒馬爾汗縣佔百分之八，哲爾扎克縣佔百分之三。由於殘酷剝削的結果，棉農越來越多地陷於破產。兼放高利貸的投機商人，往往通過向植棉戶放債來騙取農民的土地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夕，強佔農民土地的現象突然增多，例如，在費爾干省各縣，無地農民的人數竟達到了百分之三十。

由於捐稅負擔的不斷增加，烏茲別克勞動人民的處境更加惡化。隨着一九一〇年土地評價的編製，苛捐雜稅又增加了好幾倍。沙皇政府所規定的棉花收購價格的增長落後於農民所必須購買的工業品和日用品價格的增長，這也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的處境。

如果給烏茲別克鄉村中的社會關係作一個比較一般的結論的話，那末可以說：在這裏封建關係佔着統治地位，這種封建關係一方面由於許多宗法封建制度殘餘的存在而已複雜

化，另一方面它在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影響下已開始瓦解。

在革命以前的整個時期中封建制度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佔統治地位這一事實，決不能把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毫無疑義的事實掩蓋起來：早在革命前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開始在這種制度的內部形成起來，這表現為農業地區的專業化、境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開始和第一批烏茲別克無產階級幹部的出現。爲了對社會主義革命前烏茲別克斯坦社會發展的水平加以客觀分析，爲了具體地說明共產黨依靠那些階級來實現消滅各民族落後性的政策和那些反動勢力對蘇維埃政權和黨進行了瘋狂的反抗，我們必須要提到這些事實。

革命以前，土爾克明尼亞、塔什克斯坦、卡查赫斯坦和基爾吉茲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都是比烏茲別克斯坦更加落後的民族地區。

土爾克明尼亞、塔什克、卡查赫和基爾吉茲各族人民，身受各種剝削者如可汗、地主、警察官、貴族、巴依的壓迫。土爾克明尼亞、塔什克斯坦及卡查赫斯坦各遊牧區的民族殘餘，要比烏茲別克斯坦更頑強得多。民族的殘餘是封建主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的掩護

物。土地、牧場、河流的支配權也同樣掌握在封建的氏族部落的上層人物手中。

在布哈拉公國和花剌子模汗國這樣的封建國家中，存在着複雜的封建僧侶政體。實際上，農民就是農奴，他們從事勞役，繳納各種各樣的地租；此外，國家還向他們徵收大量的苛捐雜稅。俄羅斯和外國資本開始打入這些地區的經濟（在布哈拉開辦了一個國家銀行的分行、七個私人銀行的分行、租賃土地），這裏廣大人民羣衆的處境就更加惡化了。

在卡查赫斯坦和基爾吉茲的大部分土地上，有適合於在廣大的草原地區經營的遊牧經濟。卡查赫人和基爾吉茲人加入了各種盛行着氏族身份區分的封建結構。領導氏族和氏族聯盟的是由氏族部落上層人物——可汗、貴族、官吏、巴依組成的封建顯貴。

儘管保留有氏族的劃分，但事實上，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時，氏族制度在卡查赫人和基爾吉茲人中間早已瓦解，氏族公社越來越多地被區域公社所代替。封建剝削的形式非常殘酷。直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卡查赫人和基爾吉茲人中間還存在有農奴（Топенгугувы）和苦力（Кулы），而這種剝削已被氏族的上層人物用以加強奴役卡查赫和基爾吉茲勞動人民的許多氏族殘餘所掩蓋。卡查赫山村的社会分化非常顯著。正如一八九七年和以後幾年的調查材料指出，人數不多的氏族部落和封建的上層人物擁有百分之六十——七十的牲畜（一八九七年庫斯塔納縣、維爾寧縣和其他各縣的調查材料）。



沙皇政府对卡查赫土地的大量掠夺、商品貨幣關係之深入卡查赫斯坦以及卡查赫斯坦加入全俄市場，更加緊了卡查赫人的社會分化。根據官方調查的材料，阿克摩林斯克縣和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縣遭受破產的卡查赫農戶竟達到了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

根據移民管理局的材料看來，塞米巴拉丁斯克省巴甫洛達爾縣的一萬二千五百農戶有六萬三千六百匹馬，而一千八百戶的巴依則有十七萬二千七百匹馬<sup>①</sup>。巴依、牧主開始經商，有些牧主不僅積極參加當地的青集，而且已參加全俄性的市場。除了封建剝削之外，巴依也廣泛地採用雇傭勞動，例如，庫斯塔納縣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一戶採用雇傭勞動，阿克摩林斯克縣有百分之二十六點七戶採用雇傭勞動等等<sup>②</sup>。同時，由於卡查赫斯坦參加了俄國經濟的共同發展，卡查赫斯坦各地區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專業化，加劇了卡查赫人定居的過程，手工業和貿易有了發展，成為全俄市場一部分的卡查赫境內的市場已開始形成。但是，這僅僅是資本主義在卡查赫斯坦的萌芽和卡查赫人形成為資產階級民族的開始。對基爾吉茲來說，就連這一點也談不上。卡查赫人民和基爾吉茲人民要比中亞細亞其他各族人民更加痛苦，這不僅是因為沙皇制度的壓迫，封建主的暴力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也

① 『卡查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歷史』，第一卷，一九四七年阿拉木圖版，第四〇五頁。  
② 同上，第四〇六頁。